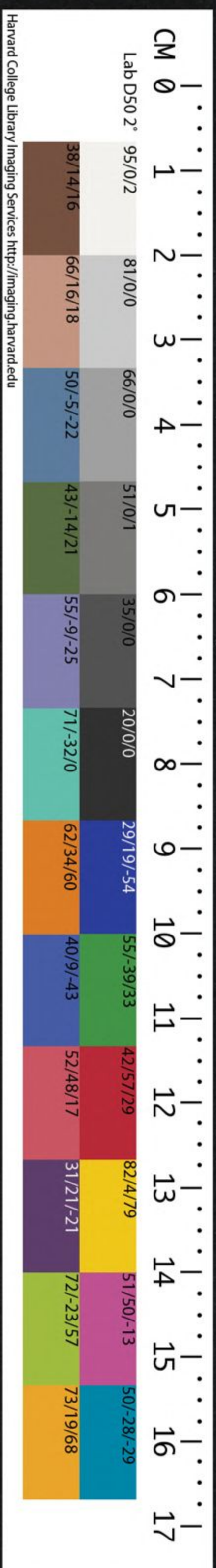


T 2511 / 1973, 411(19)

THE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史記題評卷五十五

明楊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

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

甫謚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

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

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

於城父城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縣屬潁川也

曰大父祖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父開地名

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未宦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溪云如
其人如
其語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
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
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
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濟北郡。
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馬。遂
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此

錄云：太公兵法一卷三卷，太公
姜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

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
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
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
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
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始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
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

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

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

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

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

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

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鄒

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

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

公不聽徐廣曰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

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可物

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

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謂漢云屠者有此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

秦奢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

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

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

羽邪沛公曰鮒生索隱曰鮒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教

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

慶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

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

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

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

但與巴蜀故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

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

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

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襄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流出襄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襄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遣良歸韓良因云襄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

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主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

植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敘事繳語法後云

竟不易太
辛者留侯
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同此句法

撓楚權食其白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
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
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
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
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
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
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

前箸為大主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

時之不

然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

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

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釋

箕子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

事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

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

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

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

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

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陛下

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鄒生為

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

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苗四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此天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二千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事

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

如漢書音復上下

有道故謂之復道

望見諸將往

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

音復上下

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軍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

然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西有穀隨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夫關中左敵函

正義曰殺三殺山也在洛州承州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

桃林縣西

右隴蜀

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嶠山故云右隴蜀也

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

胡故云胡苑之利也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

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

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

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周禮三

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

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

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

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

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

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臣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

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原

須溪云欲
易太子留
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
之呂后乃
使建成侯
呂澤劫留
侯曰君常
為上謀臣
今上欲易
太子君安
得高枕而
卧乎留侯
曰始上數
在困急之
中幸用臣
策今天下
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
臣骨肉之
間雖臣等
百餘人何
益呂澤彊
要曰為我
畫計留侯
曰此難以
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

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

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

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大伯之

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

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

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

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

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

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

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

白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首

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西言無所畏也

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

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

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

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

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

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
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
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大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
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又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
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
里季直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

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

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諶諶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

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矰繳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

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闕索隱曰音曲穴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闕事

也戚夫人嗷啼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

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

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

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

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

曰春秋緯云舌在口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長三寸象斗玉衡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

師能入火自燒崑崙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云乃學

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此言其意也
必自姓名
戰始以天
人助與漢
不為所末
欲輕舉與
黃石俱在
首尾奇事

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以彊食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

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

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

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

曰史記珍寶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

沛縣東六十五里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

與留城相近也

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性及藥物

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恠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

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

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知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

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

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

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史記題評卷五十五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blank,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specific format used i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史記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

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

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

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

音紘京師謂鹿肩為紘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

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

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

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

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

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

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

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

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

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平卒與安為平

貧乃假貸敝巾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

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

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

哺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

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

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語其兄往事魏

從

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大僕說魏王不
 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
 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
 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
 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
 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
 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

嬰冒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

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受平謁入見

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

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

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

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讎索隱曰讎譁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

一日得楚之二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

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
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
王光好外見中非所
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二歸楚歸楚不
中又二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今護軍臣聞平受諸
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項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
孝已高

宗
有孝行而無光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
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
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
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
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躰身來不
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
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

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用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如淳曰：猶無廉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也。有彼項王，肯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亞草具進楚使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

諼以草具如淳云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

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

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

平躡漢王

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

漢王亦悟乃尊馮齊使使

卒

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

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代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賢且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

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

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

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

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

臣願為陛下畫之

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

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

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

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

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

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

我固當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

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

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興平

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

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

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

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

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

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至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用則欲使神怪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其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吉與桓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說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山也○索隱曰章帝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醜其名改云蒲陰也

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問者兵數起多亡唐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

蓋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

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

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

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

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

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

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

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
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
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謔怒
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
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謔乃不
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後

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
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
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
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
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
三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
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

史記卷五十二 東三世家 施元家

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
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
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佯遷陵為帝太傅
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
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當
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
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
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

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
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其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
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
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
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
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
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
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
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
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
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

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天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肉吏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有兩解

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

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太慙

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

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願

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滾矣居

項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
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五年卒子
簡侯恢代侯二十二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二年何坐
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
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
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以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禍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題評卷五十六

史記題評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

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

徒沛勃以織薄曲

為生

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

常

為人吹簫給喪事

索隱曰左傳謂虞殯猶今材官引挽歌類也謂者或有簫管材官引

疆

漢書音義曰能引疆弓官如今挽疆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

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造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下邑先登賜爵

慎云叙戰功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附一凡例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五大夫攻蒙盧取之索隱曰二縣名梁國擊章邯車騎殺

服虔曰畧得殺兵也如淳曰殺不進也贊曰在軍後

曰殺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殺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

東緡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

昏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正義曰括地志攻齧栗先

登索隱曰徐氏云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襲取宛胸

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以前至卷破之擊

李

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

淳曰周禮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

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

又更二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

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

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穎陽緱氏絕河津正義曰即

在洛州洛陽縣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

師也北謂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

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

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

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

里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

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今幽州新平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西定汧

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還下郿頻陽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

陽屬左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大

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

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

西丞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擊

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

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

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

與潁陰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

潁陰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

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

軍於易水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高祖所行之道咸

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

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

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號絳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

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

於代降下霍人

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偃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羅○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

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

以前至武泉

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

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

里還降太原六城

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破之

應劭曰

晉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

追北八十里

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

正義曰地理志云樓煩三城在鴈門部括

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

徐廣曰姓乘馬○索

隱曰絺名也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

將宋最鴈門守國

索隱曰國守之名音胡因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

邀

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

肆將勳

徐廣曰箕一作奠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

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

靈丘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

斬豨得豨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

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

括地志云幽州昌黎縣破綰軍上蘭

正義曰括地志云

蘭溪水復擊破綰軍沮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

因不改漢為沮陽縣追至長城

正義曰即馬邑長城

北今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

索隱曰最都也

克獲之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

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

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

士不以實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稱經書也韋昭

曰惟不撓曲直至如惟○索隱曰勃既定燕而歸高

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大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

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

自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

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

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

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索隱曰簿即

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

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

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

類也

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

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

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

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帝非也蕭該音底提

者擲也蕭音為得恚音嗔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嗔乃

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變陌之陌入

聲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

曰絳侯綰皇帝

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

將兵於北軍不以

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欲辭

乃謝曰更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

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二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

代疾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合當也坐殺人國除

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

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駟案服虔曰脩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

縣南十二里漢縣

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

許負相之

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柄音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知卒子當代亞夫何說

侯乎然既已貴知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

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此餓死法也居

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

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

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

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

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以河內守

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

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

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擡鄭眾天子為動改

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使人稱謝皇帝敬

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

勞將軍成禮而太既出軍門君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魯襄者霸上棘門雷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東擊

復漢去少
疑漢史得其實也
疑漢史得其實也
疑漢史得其實也
疑漢史得其實也

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楚陽問鄧都尉為畫此

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餒音亦通絕其

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

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

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索隱曰韓頹常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

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

東南取如淳曰取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

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

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

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漢兵因乘勝遂盡

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

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於是諸將乃以太尉

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

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

五歲遷為丞相景帝而其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

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

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

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

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余員

史記卷五十七

漢云無
功侯之非
六字三
亞夫為
將軍不
外取亞
為首率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
曰功臣表唯徐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盧封容城侯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胾
側吏反○索隱曰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
普李轉反謂肉變也

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

箸音筋漢書作箸按與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馘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條侯

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

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

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甲楯五百被徐廣

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

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

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侯索隱曰汗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

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

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

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

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

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

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

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

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

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

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

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

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條侯果

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索隱曰汗音烏故反

或嘗被
而有所
之辱以
直對而
有誠死
皆所謂
困窮也

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守節不遜索隱
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
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
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
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題評卷五十七

史記題評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

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

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孝

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

在汾州平通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中都故城

縣西十二里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中都故城

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以勝為梁王徐廣

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徐廣

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

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

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

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暕以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日州清縣西北八里也

清河王

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

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

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王孝文帝之十二年

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

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

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

梁王十四年入朝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

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

曰千秋萬歲後傳於土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秣陵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

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美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

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大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

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等明

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

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騶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

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

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二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

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是島諸宮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

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余

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

於平臺二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

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平臺又一名脩竹苑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

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

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

言出入者互文耳入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

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

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衰之人鄭玄云奇衰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

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日計百巨萬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

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贄日

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

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

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廢栗太子嘗太

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

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

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

不得行也嘗太后義格如淳曰歧閣不得下○索隱曰

行蘇林音閣周成襟字歧閣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

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

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

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及內史韓安

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

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

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

壘樽直千金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

以金飾之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

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

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

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

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

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

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

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甲心今按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

丙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

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

也反字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

客出下車類犴反叔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

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

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搏狀時丞

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

淫行而梁王襄食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

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
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

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

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

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

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

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

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

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

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

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

也索隱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嬰表益比言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

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

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

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

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
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
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且周公曰人主無過舉
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
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
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
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
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
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
子漢法先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
皮薦辟王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
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
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
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士同輦出
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今出怨言謀畔逆
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

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
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
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
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
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
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
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
景帝跪席與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
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直親親
直尊尊
直尊尊
直尊尊

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
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
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
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
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
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
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
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

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
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
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
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
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
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
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
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
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
劍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吏
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
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
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

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
霸昌廐在雍州萬年

縣東北三
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

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
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
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

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
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
也

史記題評卷五十八

史記題評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
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
為王其母五人
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十字程姬子曰餘

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

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

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

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

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

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

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

王授代立素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干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

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為宮索隱曰廟壝垣音軟又音奴亂反壝垣壝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

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

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

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以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

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

而巳按今祭禮以較饗土為壇於道既已上車軸折

則用黃紙或用徇以其紙血釁左輪

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

尉府簿中尉到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

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

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徇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畱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

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

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一歲徙為江都王治

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

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

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

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

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

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

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

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

及淮南事發治黨

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
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
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

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

以孝景前三年吳

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
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
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
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

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頗府庫壞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

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

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

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

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

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

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

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証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
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
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
二千石掃除其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
舍以迎之也
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

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

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

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

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

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

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入多於國經

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以是趙王家多金錢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

王建所盜與姦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

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碑蒼云機祿祥

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

機祥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

索隱曰：上下孟反。下二弔反。徵是郊外。路謂巡徵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

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

姊妹，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

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好內有子枝屬。

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主，專代史治

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

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

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齊中山王等來朝，聞

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美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

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

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筓，施玄的結，拜釵

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姘，女汗也。漢律云：見姘，變不得侍祠。姘音半。而飾侍者唐兒

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

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

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詞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

左右笑其拙上惟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子鮒鮒立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齊有幸臣

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張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死

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

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

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

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鍬矣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

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及吏

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

余成廣

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

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

長男栳。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栳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栳以母

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

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

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

作媚郭璞注三蒼云媚女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晉進藥太子勃不

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

雅不以長子統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
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統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
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統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
憲王喪統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
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
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
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
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統陷之罪

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明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
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
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造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
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
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
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

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

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有皆入於王也

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奏未央宮制

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丞非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

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索隱曰莊

御史大夫臣湯

索隱

曰張

太常臣充

索隱曰趙充

大行令臣息

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

傅臣安

索隱曰任安也

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

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

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

正義曰公孫賀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

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

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

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

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

關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

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

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

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

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

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

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

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

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

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

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贊索隱曰蕭何蓋文終也蕭

子續封南陽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

之鄭音嗟也封平津鄉在滄州

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

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

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主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

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曾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

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駢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

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

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

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

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

郊故曾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

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

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
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

史記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四 金

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維綵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濊月氏正義曰濊音臻氏音支匈奴西

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

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

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

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矣應甚

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索隱曰謂

立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

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

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

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
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
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
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
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
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
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

自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
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大

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
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曰

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
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
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
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
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
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

言鳴呼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

戲音稀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

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

自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

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又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止八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

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

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侵犯寇盜加

以女效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昨韋昭云昨於戲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

日時所獲三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

十二帥也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

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
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
軍將蓋戎狄首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

悉爾心母作怨母肥德徐廣曰肥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肥肥

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正義曰肥音符味反母乃廢備索隱曰褚先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素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右燕王策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兆湖彭蠡青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疆駟三代要服不

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伺好佚

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

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

史記卷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土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必中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共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其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今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
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
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
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
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
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
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
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
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
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
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
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
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
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
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
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
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
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
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
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
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室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
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日一夫然全身無過如其策
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所晷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
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

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
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
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
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佞好佚無適宵
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
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
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
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
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

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

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

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

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

安縣北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南利故

七十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

高密縣西其後胥果作威通楚王使者楚王宣

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

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六云廣陵王為上我

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甫發覺公卿有司請行

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必心致法於胥下詔書無

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甫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有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埔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

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儆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

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悉，抑案不揚。

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

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

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

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

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
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
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
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尸滿意習於經術
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
曰爾近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
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
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
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

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
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
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
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
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
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
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
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

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曰妻子免

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脩中徐廣曰脩者

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

漸漬也滌如禮脩澣之脩謂洗也音思酒反○正

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

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

人皆不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

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

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立燕故太子建為

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

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

三十

七里

史記題評卷六十

